

## 第一章 王妃不一樣

濃濃的湯藥味瀰漫在院子裡，日復一日，又苦又澀的味兒讓經過的婆子都忍不住皺一下眉頭，看了眼東院，然後搖了搖頭，這是凶多吉少了啊。

這樣的澀味在院子裡飄了足足三個月。

六月的天多日無雨，連微風都帶著暑氣，炎熱的天混雜著苦得像汁一樣的藥味，幾乎要把整個正院的天空都點燃了。

藥爐燒塌了好幾個，好不容易大夫點頭換了藥，苦澀難忍的藥換了個味兒，只不過，那還是湯藥。

小半個月後。

天剛濛濛亮，西邊和南邊的院子熱鬧了起來，蘊月光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，只是翻了個身。

這賃住的富豪鄉紳宅子什麼都好，就是院子小，後院連在一塊，雖然分了主次，可動靜大一點，東院這邊想不要聽都不行。

琉璃從榻上起身，披著中衣問道：「西院動靜大也就算了，南院那個跟人家湊什麼熱鬧？王妃要不要起來送送爺？」

等了大半天蘊月光也沒回話，琉璃欲言又止，可她知道自己不該在王妃傷口上撒鹽，便又和衣躺了回去。

被稱為王妃的女子兩眼呆滯的看著頭頂雙色帳子上翩翩起舞的鶴鳥，她原是一本書，她叫「虞夏書」，嗯，沒聽過？這不怪你，因為這是從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書籍，說好聽叫奇書，既是奇書，就是沒多少人能看得懂的書本。

就跟千里馬一樣，沒有伯樂，一樣得拉磨載貨，當一隻粗笨的馬。

不是她倚老賣老，說她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她半點不臉紅，這待在世間的時間長了，能不曉事嗎？

她從來都只能在皇家藏書閣和那些典籍、檔案、珍祕為伍，只是身為藏書，說穿了就是在金匱石室書架上哪邊涼快哪邊待著，冷門得很，比雞肋還不如。

可日子漸深，她慢慢有了靈識，交了不少朋友、姊妹淘，譬如貔貅、譬如饕餮。然而藏書閣外的江山幾番更迭，龍椅也不知換了多少人坐，某日突然來了一群人把她打包裝箱，這是……要換個地方蹲了？

她和一堆價值連城的文物又坐火車又搭船的，搖晃得她身子都要散架了才到目的地，最後被歸類放進一個叫「博物館」的地方，一百年輪不到一次出來露臉。

這不比以前還要憋屈？莫非她天生是活該蒙塵的命？

反正也無所謂，她的靈智越發成熟，自由自在的，想去哪就去哪，那博物館就等於是她睡覺歇息的地方罷了。

然而在某天，她一覺醒來，發現身邊的夥伴居然都不見了，這才知道在她睡得糊裡糊塗的時候天象異變，九星連珠，強大的磁場令館裡頭成了精的、有了靈識，甚至剛覺醒的物件都逃光了，而她穿越到和丈夫一起就藩，後背挨了一刀子的三王妃身上。

只能說人倒楣，喝涼水也塞牙縫，她什麼不好穿，穿成了有夫之婦，後院甚至還

有其他女人，這以後的日子要怎麼過啊？

琉璃聽到蘊月光嘆氣，鼻子一酸，眼淚忍了忍，又開口道：「王妃死裡逃生是喜事，您還年輕，等養好了身子，攏住了爺，將來再生一個世子也不是難事。」

蘊月光乾脆坐起來，琉璃趕緊過來幫她披上一件外衣。

話說得沒錯，這幾天她躺在床上，像是看電影般在腦海中把原主的一生看了個遍，十三歲被賜婚，十五歲完婚，丈夫比她大了六歲，和她這個正妻一同進府的是上了玉牒的側妃，還有個屋裡人抬成的妾室，這個側妃後來甚至比原主早一步替王爺誕下子嗣。

原主出身書香世家，從小的家教就是三從四德、以丈夫為天、孝敬長輩、教育幼小，換言之就叫妳往東不能往西，妳要違逆了，就給妳扣個不守婦德的大帽子。成親那天，給了她體面的王爺在他們的新房待了上半夜，下半夜去了側妃那裡，那時候她才知曉這位側妃趙蘭芝與王爺曾是青梅竹馬，據說趙蘭芝很有紅袖添香的本錢，琴棋書畫詩花茶沒有不精通的，而這側妃之位也是他去皇帝陛下那裡求來的。

形勢比人強，第二天，她咬牙喝了姍姍來遲的趙蘭芝敬的茶，認下了丈夫除了她這個嫡妻外，還有兩個備胎的事實。

原主一進門便咬牙管著偌大皇子府裡的吃喝拉撒，外頭請客、送禮、人情往來等等，更不會因為她年紀小就停下。

她這樣謹小慎微，日子卻算不上舒坦，空掛著大老婆的名稱，可丈夫一個月難得進她的院子幾回。

奴才慣會看人下菜碟，沒了王爺的寵愛，她就算擺出髮妻的身分又怎樣？連表面工夫也敷衍得很，幸好原主身邊還有兩個從娘家帶出來的大丫頭極力斡旋周全，日子才過了下來。

原本沒有寵愛，至少還懷了個孩子，這讓她對生命又重新燃起希望，誰知千防萬防，一個滑跤就把孩子滑沒了。

滑了胎，小產了，又病又氣又恨自己沒用，原主心底憂鬱糾結，有苦沒有地方訴，偏偏丈夫年紀到了，除了皇太子之外的皇子都必須去自己的封地就藩居住。

掛著丈夫名分的傢伙忙著就藩，向兄弟們辭別，酒宴不停，對她流掉孩子的事也只傷心了幾日，一日酒喝多了，言裡言外多少透露出她怎麼這麼不小心把孩子弄沒了，要是能順利的誕生，這可是他們家的嫡長子。

男人在外事多，能分給女人的精力本來就少，妻子一回兩回的哭泣可以說楚楚可憐，但次數一多，耐性很快就被磨光，有那些空閒，自然就往善解人意、溫柔纏綿的側妃屋裡去，哪裡想得到需要丈夫安慰的正妻？

這身子的原主活得沒滋沒味、意興闌珊，在和夫君一起就藩的途中，不知道被哪隻黑手推出去挨了一刀，原本就沒什麼求生意志的人，如願以償地走了，卻叫蘊月光鑽了空子。

她這一傷，一行人便在雍州近郊尋了個宅子住下來。

是的，穿越過來的虞夏書在多日後逐漸恢復神智，清醒的那會兒明白了她幾千萬

個不願意承認的事實，那就是她穿了，記憶裡對於原主的痛苦、悲傷、委屈和不甘都感同身受。

那感覺就好像蜂擁而來的浪潮，一波接著一波，幾乎要將她淹沒，也為原主不值，她這一死，要是沒有自己的穿越，豈不是便宜了後院的兩個小蹄子？

人什麼都可以忍，可若被人欺到頭上還不知道要還手，抑鬱到死，這也算是奇葩了！

對虞夏書來說，不只有兩個小老婆糟她的心，她還當了人家現成的後媽，這妥妥就是個爛攤子，只是要把自己命運交到別人手中的感覺非常不好，所以從她變成蘊月光開始，她前面的路就只有一條。

王爺晁寂一到封地就遭伏擊，這是任何皇子都不能忍的事情，晁寂殺一儆百，他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滅了那群匪類，接著因為無事，便去監工尚未完善的親王府。

修改圖紙，監看造院工程，他忙得腳不沾地，負傷的王妃再也無人聞問，就好像這世間沒了這個人似的，只有兩個忠心耿耿的貼身丫頭忙裡忙外。

琉璃看著木著臉不動不說話的蘊月光，頓時慌了手腳，「王妃？您寬寬心，不要嚇奴婢。」

蘊月光反應過來，拍了拍琉璃的手，「怎麼就哭了！就妳說的那般，我的好日子還在後頭呢，只要我不折騰自己，她們怎麼也越不過我去，我只要好好地過我自己的日子就是了。」

單靠一個男人的顧念能過得多好？日子怎樣過不是過，好不容易可以活一回，她才不要像原主那樣放棄自己。

她想在這宅子裡安身立命，就算沒了男人的寵愛又怎樣？她不僅會活下去，還要活得好，活得瀟灑自在，反正一不求他寵愛，二不求他榮華，有什麼好活不下去的？

這麼想著，蘊月光心裡那點憋屈就消失了許多，她深深吸了一口氣，「起來幫我梳頭換衣服，爺要出門，我怎麼能不去送呢？」

聽她這麼說，琉璃立馬有了力氣，一面答應，一面喊使喚丫頭打水進來，她又轉身去拿衣裳、首飾。

很快地，她替蘊月光打扮好了，她換了身木蘭青軟綢襖裙，鬢上斜斜插了一支蝴蝶釵，因為病了好些日子，臉色有些蠟黃，氣色也不是很好，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不只沒精神還憔悴，便由著琉璃幫她點上口脂和胭脂，才顯出些紅潤來。

隨即便扶著琉璃的手去了前廳。

豬蹄子丈夫正準備好要出門，見蘊月光出來有些意外，「身子才好利索，怎麼就出來了？吹了風，病情要是有個反覆就不好了。」

他聲音涼薄，眉間慵懶，沒多大的熱情，陽光下，他穿著四爪蟒袍，臉上潔白如玉，有著微微上挑的丹鳳眼，稜角分明的嘴，完美的臉龐令人別不開眼，眯眼看人時，那目光銳利得幾乎要割破人的面皮。

他身姿挺拔、肩寬腰窄，背脊挺得筆直，通身氣度叫人心生膽寒，比晨間驟起的日光還要亮眼，皇族天生的尊貴氣質和冷漠，毫不收斂地顯露在他的眉眼間。

他看上去很嚴肅，並不是好相與的人。

蘊月光出現的時候，趙蘭芝和湯氏都怔了一下，這幾乎已經消失的女人居然能出來了？

兩人慢了一拍地向蘊月光行禮，蘊月光看也不看兩人一眼，向著就算端坐也風姿卓越的晁寂行了福禮，「妾身給王爺請安，王爺千歲千千歲。」

晁寂沒抬一眼就免了她的禮。

蘊月光沒敢多打量他，垂下了頭，回覆道：「已經無恙，謝爺掛念。」

草草走了個過場，接下來相對無言，晁寂也不在乎，說完便出門去了。

他一走，蘊月光沒逗留，眼角餘光若有似無地掠過湯氏。

封建社會講究的是階級與等級，妻是正房原配，妾只是玩物，說得更難聽些，也就是生子的工具，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不容僭越的。

按規矩，湯氏這小妾沒有主母允許是不能擅自出來見晁寂的，她這是覬著主母不能理事，大家又不在王府內的漏洞，仗著趙蘭芝的暗許，堂而皇之地出來見人。琉璃扶著蘊月光的手，兩人身後跟著粽子般長的丫鬟回了東院，一路上琉璃還說著，「王妃您瞧，王爺還是惦記您的。」

蘊月光不說話，她在現代待的時間長，見慣了一天一妻，比男人還要強悍的女漢子，甚至是同居，只要是你情我願，做什麼都可以。

可她穿越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連剪個頭髮都不能隨意的年代，一妻多妾是常態，她想毫髮無傷的離開這裡，恐怕不是那麼容易。

透過原主記憶可知，大咸的皇權至高無上，延伸到皇子身上，正妻可廢、可冷置、可身死，和離卻是不允許的事，因為皇家婚姻摻雜太多政治因素，通常是用來平衡朝局或拉攏關係的砝碼。

不過古代男尊女卑，男人要離婚，只要責備妻子犯了「七出」之過，不用什麼證據，而且根本不需要對方同意。

譬如孔子是嫌妻子口多言，孟子是嫌妻子坐姿不雅，曾子則是因為老婆沒把梨蒸熟；曾子的學生吳起更過分，有一次他遞給老婆一條絲帶，讓她再織一條，妻子精益求精，織了一條比原來更好的，卻因為沒有按照要求織得一模一樣就被休了……

也就是說，離婚的掌控權還是落在男人的手上。

這一想，方才好了不只一星半點的心情又沉到了谷底。

這往後的日子還長著呢，難道她要這麼灰心喪志地過下去？

當然不了，雖然有了人身、換了活法，又病了那麼長的時間，她歷經艱難地活下來，當然要過得開開心意，要是因為後院這點破事把自己困住，不值！

想通了，心情這下真的變好了。

在病榻上纏綿了好幾個月，屋子裡充斥著一股揮之不去的藥味，她讓琉璃帶著丫鬟把屋子整個打掃過一遍，開窗通風，又把院子裡盛開的盆景拿進來，把床帳、

被子、枕頭都換了，很快屋子就煥然一新。

早膳是兩素兩葷的粥菜，碗是粉彩牡丹花鳥薄胎瓷的，只有一點點大，只用一碗粥根本連墊胃都不夠，她連吃了兩碗，又進了些菜，才覺得飽了，所幸飯菜的分量很足，她吃不完的都給了自己的兩個丫頭。

時間還早，她也沒什麼要做的事，也就是說這一天都沒她什麼事，整個空下來了，反正她還在病中，有這時間，還不如回去睡個回籠覺，養足精神才是。

至於趙蘭芝說見她身子大好，要過來給她請安，她直接免了，不看不氣，一看一肚子氣，她何必自找氣受？

她的屋子裡除了琉璃這個丫頭，玉璧也是蘊月光的陪嫁，躺在床上這些日子，見她兩人貼身看顧，不眠不休，她是感動的。

見蘊月光用了兩碗飯，琉璃一邊收拾一邊努著嘴道：「王妃的身子已然痊癒，那些個沒眼色的還不知道要快快把管家權交回來。」一個兩個都是不省心的。

蘊月光倒不這麼覺得，她抿著唇笑，「誰管家都不重要，只要能把事情辦好便是，再說了，我累死累活地幹白工圖什麼？讓她們坐享其成？能享清福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話這麼說沒錯，當時讓趙側妃和湯姨娘管家，是因為王妃受了那麼重的傷，如今身子已然痊癒，說什麼也不能越過您，您可才是親王府的主母。」

「何必跟她們爭一時長短，她們不想過來交權，只要大規矩不出錯，就讓她們去忙。」原主打理王府這麼久，豈是她們接手三兩天能輕易動搖的？

不過她嘴上雖然這麼說，卻也知道要不是她放權這麼久，那兩個妾室又哪敢在她病重的時候處處使絆子，要人手沒人手，派來的都是歪瓜裂棗，要出個門子處處刁難，甚至領個藥材，給的也都是次等的，這些看著都是小事，可如此層出不窮，正是明晃晃的打壓和掣肘。

玉璧見說不動她，也不好再多說什麼，只心想，要是藍瑛姑姑在就好了，她說的話王妃是一定聽的。

因為就藩的時間急，蘊月光在京裡的一些陪嫁產業來不及打理交接，因此藍瑛姑姑便留在京裡，等把事情辦妥了就會立即跟上。

蘊月光是個性格樂觀的人，有什麼問題暫時想不出解決的辦法，就不去想了。

因為起得早，又剛吃完飯，當下便有些犯困，這時候就看出這宅子的好處了，沒有公婆要侍奉，她也不需要去應酬那些小妾，若說晁寂是老大，那她就是老二，晁寂一不在，也就沒有誰能管得住她。

算時間，現在也不過早上六點多，蘊月光消消食，又去更衣，便回床上睡回籠覺了。

等她再次醒過來，已經是喝下午茶的時間。

她無聊得緊，便想把借住的府邸好好逛一逛，畢竟她借住到現在，唯一知道的也就她躺的那張床的承塵。

和兩個丫頭說說笑笑地把內庭走了個遍，畢竟是民宅，富貴是富貴，可說穿了就

是用金銀堆砌出來的俗氣，比不得皇子府半點的磅礴雅緻，逛沒多久便有些意興闌珊。

這時蘊月光摸摸肚子，睡過了午膳，沒吃上好像就渾身不對勁，於是她吩咐小丫頭帶她去廚房。

琉璃無奈地看著蘊月光，王妃自從甦醒後行事就有些不一樣，一個堂堂王妃到廚房去，這是餓了吧？

「奴婢去廚房取些糕點給您墊墊肚子可好？」以前，王妃別說洗手做羹湯，就連廚房那些髒汗的地方也從不踏足。

「我想吃的妳們做不了。」

王妃都這麼說了，兩個丫頭還敢多說什麼，也只能陪著去了。

廚房裡的廚娘正忙著準備晚膳的食材，一個擇菜、清洗，一個切菜、肉，白案、紅案分工清楚，還有個打雜燒火的丫頭，一共四個人，廚房角落的大筐還放著各種蔬果，都是一些應季的東西。

「見了王妃怎麼不行禮？」琉璃朝著其中一個傭子吆喝了聲。

幾個廚娘、打下手的，連忙放下手邊的事起身行禮。

蘊月光笑道：「免禮。」她看這三間獨立的廚房，打理得還算整齊乾淨，又打量廚娘，乾淨俐落，看上去都是勤快人。

「妳就是廚娘，如何稱呼？」

「回王妃，奴婢姓陳，府裡的人都叫我陳嫂。」

「陳嫂，我來借妳的廚房做點小食。」

「不敢，請王妃隨意用。」

「早飯的粥菜做得很不錯。」

「王妃吃得合口，是奴婢的榮幸。」

廚房的三間屋子是打通的，工作間有四個大灶台，鍋碗瓢盆俱全，另外兩間搭了三層的木櫃，櫃子上整齊地擺著麵油鹽醬醋等瓶瓶罐罐，最後一間放著大量的米、蕎麥、玉米這些糧食。

廚娘沒想到蘊月光挽起袖子就要自己下廚，連忙勸阻道：「王妃，廚房裡油煙大，還得動刀動火，您身子剛好，還是讓奴婢來吧。」

蘊月光笑道：「沒事，我就嘴饞，想做點小食，不需要動大灶，妳在一旁打下手吧。」

廚娘瞧跟著王妃的兩個大丫鬢不曾阻止，便點點頭，按照蘊月光的吩咐去拿木薯粉來，接著去幫著燒火。

蘊月光想起現代無所不在的飲料店，決定做一杯珍珠奶茶來解解饞！

要煮珍珠奶茶得先做珍珠，木薯粉先用篩子細細篩過一遍，點火後，小灶上放上砂鍋，倒入開水，加上黑糖，待黑糖完全融化成糖水後便起鍋，放入幾大杓的木薯粉，充分攪拌成團，然後倒出麵團，揉成細長條切丁，再把小丁揉成圓型，放入鍋中煮熟後，放涼。

至於奶茶就更簡單了，先把茶葉做成茶包，用小火煮開，撈出茶包倒入牛奶，小

火煮沸就可以了。

她本來還想烤兩樣餅乾來配珍珠奶茶的，可惜這裡沒有烤爐。

最後想到角落籬筐裡的許多水果，思緒一轉，她將明膠隔水融化，把糖水加到明膠中攪拌均勻，最後放入蜜桃、芒果、楊梅果丁，再通通倒進臨時的模具裡，再把模具放入冰鑿，一個時辰後再拿出來切開。

蘊月光數數人頭，一共分了七盤，放上銀叉子，珍珠奶茶也倒了七盅，放上碎冰塊，招呼廚娘等四人都過來吃。

她們幾個之前聞到奶香，又看到水果晶凍的晶瑩美麗，肚子裡渴求甜食的饞蟲都被勾了出來，到底沒忍住，向蘊月光恭恭敬敬地行了禮道謝，這才端起茶盅吃了起來。

濃郁的奶香和茶香混合成一股醇香，好香又好聞，奶茶一入喉，那絲綢般的順滑，如暖流般蔓延到四肢百骸，這是她們從來沒吃過的口感，簡直是天上才有的滋味。廚娘臉上露出了羞愧的顏色，她也是服了，這小食她聽都沒聽過，更遑論做出來了，玢王妃的身分那麼尊貴，卻親自動手做羹湯，還讓她們這樣的下人跟著吃，往後對於王妃膳食這一塊得更加用心才是！

蘊月光雙手托著自己的那份下午茶，她等不及帶回去院子享用，就拿到廚房外的小石桌上吃，順邊吹吹風。

哪裡知道她的小算盤卻被一把推開院門，大步流星走進來的晁寂給打碎了。

他在外頭忙了半天，剛進府，梅雪林便把今日府裡發生的一切都和他說了一遍。晁寂並不是細緻的人，府裡有府規，凡事照著府規來辦就是了，在京城時，蘊月光從未讓他為後院的事傷過腦筋，可甚少進廚房的她今日居然帶著人去了廚房，晁寂聽到後的確是驚了一下。

府裡多的是下人，想吃點什麼只要吩咐下去就好，況且貴族女子給丈夫做飯，多是為了增添生活情趣，那也是在一旁指揮著下人做，哪有親自動手的，尤其他還聽說自家下人也吃了。

一個王妃這般行事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玢王府虐待她呢，這般想著，晁寂便直接來到了廚房。

梅雪林緊跟著晁寂，他在晁寂身邊多年，從自家主子眼角眉梢的細緻變化，就能看出是在生氣了。

晁寂看向正在給他行禮的下人們，卻不叫起，院子裡的氣氛陡然降到了冰點。蘊月光看到了晁寂冷若冰霜的眼神，心頭不解，這是怎麼了？她是殺人放火還是偷盜擄人，用得著以這樣的眼光打量她嗎？

兩人距離得近，蘊月光一看便相當有自覺，認為是自己惹了這位爺不高興，可為了哪一樁呀？現下這麼多人看著，她也不可能這時候跟他爭論，不如先轉移話題。

「王爺，你渴了、熱了吧，我做了點小食，你可要嚐嚐？」

晁寂盯著她，只見她烏黑澄淨的大眼裡滿是無聲的懇求，他才驚覺眼下還有一堆人在面前，而本來想要開口訓斥她太過隨心行事，可一看見蘊月光因為重傷臥床還十分單薄的身子，頓時覺得她那身子骨有些刺目，連忙移開視線，到嘴邊的話

也說不出口了。

「妳跟我來！」他轉身就走。

蘊月光無法，只能跟上。

院子裡的人都看得出來王爺和王妃之間氣氛不對，所有的人都嚇壞了，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。

主子們位高權重，冷下臉時，別說女子，就是連男子看了都打顫，聽說王妃和王爺的感情平常就不怎麼著，這會兒不會是要回去處罰王妃了吧？

蘊月光跟著晁寂回到東院，梅雪林用袖口給晁寂揮了揮太師椅上看不見的灰塵，然後接過琉璃一直捧在手裡的托盤，放在几案上，陪笑道：「王爺，這是王妃的一片心意，要不您嚐嚐？」

晁寂並不是重口腹之慾、講究吃喝的人，當年還在皇子府的時候也過過有一餐沒一餐，吃的都是冷食的生活，對於甜食更是打心眼裡沒喜歡過。

但現在看著漆盤裡的茶水……是茶水對吧，他似乎聞到一股甜膩濃郁的香氣，最主要的是那兩塊交疊的晶果凍，透明的凍狀裡包裹著紅、黃、粉三種顏色的果肉，看著就是一種享受，讓他有了久違的饞感。

他坐了下來，接過梅雪林遞過來的銀叉，果然，Q彈的果凍一入口，那富含彈性的口感還有入口即化的清甜，讓他一口氣把兩塊晶果凍都給完食了，等他放下銀叉，才知道自己竟然把這小孩子的吃食給吃光了。

至於那茶水他也就嚐了一口，嫌棄地把滑進口中的珍珠嚼進肚子就沒再碰了。

「這叫什麼？」晁寂不由自主問道。

「珍珠奶茶和QQ晶果凍。」蘊月光脆生生道。

這是他沒聽過也沒吃過的東西，明明自己是要訓斥她的，可現在吃了人家的東西，都說吃人嘴軟，一時間他竟有些閉不了口。